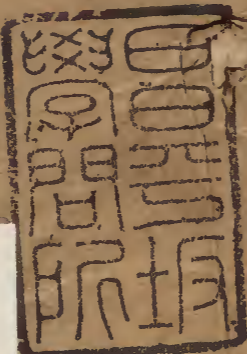


# 八大家

大藏文鈔  
十一三三

##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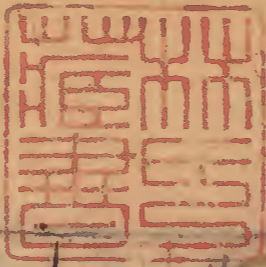


			五	漢
			五	書
			四	門
			七	
			〇	
			六	
			七	
三	三	三	〇	
三	三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漢
			五	書
			五	門
			四	
			七	
			〇	
			六	
			七	
三	三	三	〇	
九	三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28)		
函號	360	64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

十  
漢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正統論上

正統之說予嘗畧言之子瞻所挈名實輕重  
為議亦非是然而文特辨矣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  
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  
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  
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  
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  
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  
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

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矣。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

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

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

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渠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

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  
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  
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  
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  
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  
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子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

一先緊一步

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



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秦論一

議確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  
 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  
 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  
 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  
 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

秦之不加兵  
于齊即范雎  
遠交近攻之  
策未祖之所  
必不下太原  
與我太祖之

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方是時

所以先取偽  
漢而緩張士  
誠皆所為識  
先後着

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見，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

忽入符堅一  
段作結極奇

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見必傷吾指必齧故秦  
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  
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  
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  
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  
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論二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  
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祚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  
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  
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

擬此二句  
篇經  
陰篡柳子厚  
之論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絕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

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

不用子厚書  
意邪入骨

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恐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大臣論上

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起案是漢唐  
影字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  
 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謂大臣矣

又、一、蘇、作、餘  
却、下、見、正、君、之、術

大臣論下

與前是一篇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切中情事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

此一髮千古  
經綸手王曾  
芝計除丁謂  
實得此意

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引註明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  
 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  
 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思治論

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深入人  
 情處如川雲嶺月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啟惟其不成是  
 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入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  
 則劾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  
 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  
 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  
 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

深透人情

三桂子是舉  
業家利办

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瀘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  
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  
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

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  
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  
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  
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  
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  
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  
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

非古人之言  
而又翻案譯  
而出之纒痛  
快

不生也。是故其用方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

用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

名古切中古  
人情弊全之  
舉子能為此  
言以擊畫當  
世之務則善  
矣

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

轉上一收字  
尤有見

名言切中古  
今情弊以此

建功立業甚  
難

又提一證論  
以儆當世君  
臣分明是國  
子

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  
必有暗指  
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  
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  
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  
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  
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  
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  
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  
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  
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  
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馮人之怒排舉  
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  
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候  
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  
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

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

古之豪僞如此

又翻入一步

應前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譬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  
 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  
 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當鄭公所行  
 長公借此一  
 件以見為國  
 者當專一以  
 行政  
 又拿一件極  
 大極難的作  
 新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  
 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  
 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  
 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  
 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武王論

通篇將無作有轉輾不窮大畧從戰國辯口中來此是東坡議論文滑稽也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武王論

通篇將無作有轉輾不窮大畧從戰國辯口中來此是東坡議論文滑稽也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

受王之王由  
武王守天下  
後追稱之抑  
何嘗行天子  
之事其伐崇  
甄黎以下皆  
奉商王西伯  
之命而專征

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截然而段却  
接得無痕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

又是無中生有

制于手

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  
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

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

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者以案武

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獨其所稱荀文若一

節似迂且僻矣文若佐操只是挾天子以令

諸侯何得稱王者之事操之篡漢固其始事

本謀何得直遲之以謀九錫

平王論

此文類韓諱辯非蘇氏本色分明是宋南渡

一斷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唐荆川曰開  
口道破

一嘗收上就  
伐下波瀾

二十年  
上緒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  
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  
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  
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  
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

而辨

唐荆川曰雖  
遷無害却是  
不由避寇

唐荆川曰寇  
難不肯遷都  
是為得計  
予嘗引晉之  
不遷都一看  
証焉之失却  
為確論本朝  
土木之變徐

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  
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  
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  
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為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漢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有貞亦羅溫  
喬輩故智矣  
而于肅然獨  
不肯未幾尋  
定

唐荆川曰畏  
危遷者是為  
失計

補文

卷十二

五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予覽此文以遷之一字為案以無畏而遷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証存亡處如一線矣

補文

卷十二

六

始皇論一

前罪秦始皇誤用趙高人所共知者後罪秦  
始皇積威故足以制太子之死而不請人所  
不知者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不及歸本之論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

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  
 微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  
 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  
 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  
 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  
 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  
 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  
 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  
 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  
 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

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  
 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  
 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益有不及  
 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  
 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  
 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  
 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  
 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

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又、服、前、証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應、并、切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予覽志林十三首按年譜子瞻由南海後所作公於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處所見尤別而此篇亦古今痛快卓犖之議

### 始皇論二

賈誼過秦在於失攻守之勢子瞻過秦在於破壞先王之法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及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

序得錯綜而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

便利二字不盡罪案

唐荆川四取  
一事有記

古○雙○眼○之○論

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  
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息○歟○昔○者○  
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  
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  
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  
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  
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  
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  
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議論正勝老泉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  
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  
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  
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sup>透</sup>至，以不義說之，則亦  
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

前已立柱于後分斷

此段真當時廷臣之所少

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釋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

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

結留侯見留  
侯之計僅得  
而未善也

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  
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  
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  
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  
猶未悟以為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  
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  
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  
之者悲夫

以高帝之英雄而羣臣不能爭其如意之欲  
立以武帝之奇氣而廷臣不能明其太子之  
被讒威爽之過也

老泉論高帝與其能用平勃子瞻論高帝病  
其易太子而不能保趙王如意皆非所以論  
帝王王天下之大端也高帝起布衣以五年  
而定天下可謂雄矣特其大封同姓而病於  
踈誅戮功臣而病於猜寵嬖後宮而病於無  
制當其在位之時及者吹蠟毛而起而身沒

未幾漢業幾殆而陵夷至於文景天下猶鞅  
掌而不安由其不能講求先王經制之法故  
也

魏武帝論

行文似從戰國策來寔淫之以自家本色故  
多嫵娜綽約處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  
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  
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  
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  
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善料人商鞅  
知衛侯之不  
用而亦知衛  
侯之不殺亦  
此類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  
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  
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  
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  
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  
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  
董呂爭為疆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

論魏武事首  
尾其整

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  
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  
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  
劉備有益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  
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  
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  
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  
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

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  
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  
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  
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結甚重○發○於○劉○備○而○喪  
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  
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  
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  
負○爭○爲○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古之起自匹夫行伍而取天下者蓋必其身  
有定天下之畧而非沾沾以割據四方爲謀  
者漢唐宋是也魏武帝雖稱奸雄其始也輒  
以傾漢室而代之爲謀故其劫天子誅強國  
並創心割據而二袁呂布非其敵者爲其所  
屏耳宗之雄如備藩之傑起如權其能爲之  
下乎使魏武力獎王室以身下備與權則漢  
之桓靈之業未必不復振而魏武且爲元勳  
也其去三分天下僅三世而亡相去豈特尺

寸哉

魯隱公論一

子瞻得經所載攝主明與季康子一節故其  
論獨刺骨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  
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提○明○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  
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

疑

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  
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斷然則隱公之攝也  
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引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  
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  
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  
占之人有為之者引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  
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

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  
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大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  
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  
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不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在  
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  
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

不勝其亂王奔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  
 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  
 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  
 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  
 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  
 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  
 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  
 也辨鄭意亦名理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

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  
 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  
 攝也而以爲當然也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唐荆川曰先作定論後說原由



突然入里克  
李斯之受禍  
以見隱公之  
不免於量也

此就里克李  
斯說來隄然  
在隄然起皆  
施奇筆也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惡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  
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  
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  
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  
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

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  
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請司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  
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  
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  
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

論

卷十二

三

五人心迹俱  
各不同世家  
其所遇之相  
類而已

卷十三  
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論

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祭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



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  
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  
牛何之曰將以爨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  
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  
予之以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  
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  
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  
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劬乃欲以不  
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

能忍饑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有亡  
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  
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  
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  
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  
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  
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  
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  
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

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伊尹論

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韙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將小形大便自待然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菴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拓開必有高世之行荆川曰斷非苟求為異而巴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

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波瀾孔子叙書至于

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

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

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

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到此纔入伊尹以臣放君天下不

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

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千古確論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

動其心而豈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

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

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

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荆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脉三昧處非荆

川不能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周公論

辨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唐荆川曰周公不稱王之

証

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客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

武王追稱之而文王不自王也

唐荆川曰文王不稱王之証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嘗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

魚文

卷十三

五

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唐荆川曰暗  
道前事稿中

一絲

管仲論一

子瞻悲亞夫以下八人不得其死故痛而發  
論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迺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

管仲用日多  
政事論

魚文

卷十三

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  
 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sup>三</sup>歸之病而國有六  
 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  
 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  
 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  
 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  
 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  
 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

之齊而給之

上田亦古者

與國之所常

有也

唐荆川曰主

許客畧

與上瀛島帝

中子也焉特

以不殺擬之

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常有齊國也  
 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  
 迺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  
 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  
 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  
 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  
 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  
 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  
 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  
 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有方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  
 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  
 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  
 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敬國也天

下豪傑其何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  
 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  
 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  
 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  
 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  
 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  
 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  
 侯不殺楚子為口實又出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  
 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

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  
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  
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  
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論二

蘇公以繁而曲為守以簡而直為決勝未盡  
兵之情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  
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  
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  
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  
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  
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  
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  
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  
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  
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

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  
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  
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  
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  
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  
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  
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

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  
如貫繩如畫碁局䟽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  
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  
氏春秋以爲丘明無中生有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  
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  
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  
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  
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  
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

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  
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  
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  
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  
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  
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  
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范文子論

論用兵之勝而敗之處反覆痛快長公蓋亦鑒於當時熙河之役故云

鄆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日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疆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

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  
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  
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  
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  
眼之論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  
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

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  
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  
耳曲而透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  
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  
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自  
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  
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  
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  
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

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疆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爲治亂之兆又拓開說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與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忽接入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

遠矣

三〇〇

范蠡論

文如酷吏雖蠡亦何辭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蘓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  
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引註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伍子胥論

楚平王旣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求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讐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

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

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孫武論一

行文好而未申孫武之病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

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  
 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  
 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近禪機深山大澤有  
 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  
 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  
 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  
 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  
 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  
 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  
 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  
 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  
 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  
 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  
 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  
 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

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此篇是借題說自家議論

意奇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

總復後分解

唐荆川曰唐  
之藩鎮似此

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  
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  
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  
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  
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  
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  
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

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  
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  
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  
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  
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漣  
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此御將之祖處不克將漣實汝代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

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  
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  
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今之士兵亦有似此非殺敵無由取也  
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  
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  
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  
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  
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  
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

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  
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  
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論孫武而發武之兵書之所不及蓋亦鑒宋  
之御將之無法而其士卒狃於弱而不能戰  
之故也

